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三十三
四

主事臣尹壯圖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三十三

列傳十一

鑲白旗漢軍李錯撰

魯諸臣傳

下

叔盼 公孫嬰齊

齊伯

叔老

子叔齊子

叔弓

子叔敬子

叔輒 叔鞅

叔盼文公子宣公母弟也宣弑而非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穀梁

宣公十七年卒子嬰齊為魯卿是為公孫嬰齊成公二
年嬰齊及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會晉伐齊齊師
敗于鞏六年嬰齊如晉晉命伐宋秋侵宋八年嬰齊如
莒聘且自逆婦初嬰齊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惠公五世孫

十

一年晉卻犇來聘求婦于嬰齊嬰齊奪施氏婦以與之
十六年公會諸侯伐鄭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嬰齊使叔
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嬰齊四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叔孫僑如諧季孫行父于晉

晉人執行父于茗邱公還待于鄆使嬰齊請行父于晉
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
室對曰僑如之情于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
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
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卻犇曰
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
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

士燮謂樂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行父僞如奔齊左傳

嬰齊歸鮑國

鮑文子也
施孝叔臣

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

即祁

之

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

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
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
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
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
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

矣

國語

十七年嬰齊卒于狸脰

公羊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

許之反為大夫歸於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
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初嬰齊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
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謚曰聲伯子叔老嗣為子叔氏是為子叔齊子
襄公十六年叔老會伐許二十年叔老初聘于齊二十

二年七月卒子叔弓嗣叔弓是為子叔敬子襄公三十年弓如宋葬宋共姬昭公元年季孫宿取鄆秋弓帥師疆鄆田二年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羊舌肸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三年弓如滕葬滕成公五年夏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茲
來奔秋七月莒人來討不設備弓敗諸蚘泉六年吳敗
楚師弓如楚聘且弔敗八年晉虜祈宮成弓如晉賀九
年公會楚子于陳十年弓及季孫意如仲孫獲帥師伐
莒取郟十一年弓如宋葬宋平公南崩季氏費
邑宰以費叛
十三年弓帥師圍費弗克敗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弓
泣事籥入籥羽
舞也而卒子二輒鞅輒字伯張昭公二十一
年秋七月日有食之輒哭日食叔孫婁曰子叔將死非

所哭也八月輒卒鞅嗣二十三年景王崩六月鞅如京
師葬景王二十三年正月鞅卒

左傳

叔弓曾孫還還子青見氏族志

公孫有山

公孫有山是為有陘氏魯大夫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
藥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晚之對曰梁
則無矣

梁精麤也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庚西方主殺癸北方主水也

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大子適郢

與大子適郢相

也得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肥肥懼

公因越討已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七年公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

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施施罪也左傳

論曰易有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然則夫婦者為人道之始乎始而亂之人禽溷矣是故

日月貞明夫婦貞順聲伯外妹貞于施矣奪而移之郤

其為潤也不亦甚乎夫嫁妹與辭邑順逆殊也辭順而效逆聲伯之戾也

里革

師存附

里革魯大史克也文公十八年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公以書命季孫行父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與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過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過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

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以里革對公執之
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
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賊竊寶者為執
用執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賊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
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
之公夏濫于泗淵濫漬也漬罟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眾罟取名魚登川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

虞于是乎禁且羅。稽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

罝當作罝。罝小網也。

設罝鄂。

鄂作格所

以誤獸者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蘩澤不伐天魚

禁鯢鮪獸長麋麋鳥翼鷩卵蟲舍蜮蝮蕃庶物也。古之

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

之曰。吾過而里草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

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

樂師

侍曰。藏罟不如寘里

克于側之不忘也。成公十八年。晉人弒厲公。邊人以告

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
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殺其過多矣且夫君
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
旁有患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
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于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
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汜古流字于羸幽滅于戲皆是術
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

何能為焉

語國

厚成叔瘠

厚成叔名瘠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

世本

瘠事襄公襄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公使瘠
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
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師職增滯發洩其若之何衛
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
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

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瘠歸復命語臧孫紇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左傳其後有后木見比族志

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襄公二十三年季孫宿廢其子
公彌而立悼子紇以公彌為馬正公彌愠閔馬父見之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
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

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彌然之昭公十八年秋葬曹

平公魯使見周原伯魯

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馬父閔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二年景王崩子朝謀立叔鞮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

與者天所廢也

左傳

哀公八年齊閔邱明來盟子服何戒宰人曰陷而入于

恭

陷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于恭

閔馬父笑而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

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

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

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

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國語

榮駕鸞

榮駕鸞名樂魯大夫聲伯之子

韋昭注

按公孫嬰齊謚曰聲伯其子曰叔老是為子叔齊子於襄公二十二年卒榮駕鸞亦曰聲伯子或是叔老兄弟或聲伯別是一人

是為榮成伯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叔孫豹皆以為不可榮駕鸞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左傳

二十九年公自楚反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季治

魯大夫季

氏

逆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

榮駕鸞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
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公欲還
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鸞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
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
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
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

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

入也乃歸

國語

左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定公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意如使役如關公

氏將溝焉

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欲溝絕其墓不使與先君同

榮駕鸞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意

如又問于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
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左傳

榮駕鸞卒謚曰成伯

子家羈

左師
展附

子家羈

公羊羈
作駒

莊公之立孫懿伯也臧昭伯邠昭伯及

魯大夫多怨季孫意如公亥

意如
叔父

與昭公子公為謀去

之昭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
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命不可為

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馬其難圖也
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
公羊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
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
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
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馬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

而敗焉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季氏專賞罰已久民順從之猶牛馬之于委食己者也

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公伐季氏入之意如登臺請以五乘亡弗許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將蓄積而生變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已而叔孫氏孟氏救季氏伐公徒羈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羈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羈羈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

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
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叔孫婁從公于齊與公言羈命
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
叔孫謀

公與婁言于幄內曰將安衆

而納公公徒將殺婁伏諸道左師展

魯大夫

告公公使婁

自鑄歸已而意如有異志公不果入左師展將以公乘
馬而歸公徒執之二十七年仲孫蔑陽虎伐鄆鄆人將
戰羈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無為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羈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

齊齊侯請饗之羈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

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禮君不敵臣晏大夫使宰為主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

坐比公于大夫也

又公子慙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

見羈乃以君出二十八年公如晉將如乾侯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

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

言自使
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而

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使來唁公稱

主君羈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十二年十

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羈雙琥一環一璧輕

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羈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

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定公元年叔孫不敢逆公之

喪于乾侯意如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羈不見不敢易幾

而哭

幾哭會也不欲見故哭不同會

不敢請見羈羈辭曰羈未得見而

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不敢使告之曰公行

公為弟

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

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
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
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
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從

公者皆自壞墮反

左傳

羈卒諡曰懿

公儀休 犁鉏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
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
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
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

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
令農士女工安所讎其貨乎史記魯公薨左右請閉門休
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
矣何閉于門哉說苑

韓非子作公孫儀孔叢子魯人有公儀階者砥節礪行
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
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
一子思對曰如君言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

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令徒以
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
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
不任為君搯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準之孔叢
子休蓋穆公相大史公不言也說苑楚成王使魯君
為僕魯君曰我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
大夫皆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
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說誤成王

不與穆公同時

犁鉏者亦事穆公公使衆公子或官于晉

蓋三晉也

或官于

荆犁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

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不救

近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韓非子

論曰大人事君義以直外仁以格內道也里革毅然改書斷罟不且具大人之量哉善乎師存之言藏罟不若側真草也昭公之難懿伯致愚綢繆匡救而卒不一納

何邪君存志入歿則逃之懿之于昭可謂不貳矣然微
駕鶩襄公將先此而孫尾大之禍固不必自昭公始也

卜楚邱

卜楚邱者魯掌卜大夫公子友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

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

周社

亮社之間
執政所在

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乾君父離變為
乾故曰同復于

父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文公十八年齊侯

將伐我戒師期而有疾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叔仲彭
生令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令龜有咎二月公薨夏五月齊人弑懿公初叔孫豹之
生也其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
示卜楚邱曰是將行主先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
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
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舉鳴為士夜半為皂
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臺
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

曰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得臣

卿也豹當為卿故知為之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

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

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

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

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

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

終

旦日正卿之位叔孫父子世為五卿位不足以終畫卦體也

左傳

梓慎

中須附

梓慎魯大夫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

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

之次此年歲當在星紀今已在玄枵淫行夫次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

玄蛇

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歲失次出虛危下足為蛇乘龍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

方東方房星為宋角亢為鄭故龍為宋鄭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

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明年宋鄭饑昭公

七年公將如楚夢襄公祖

祖祭道神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
湫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
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十五年春將禘于
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
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

籥入而卒

籥明舞也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大辰房星

尾也字孛出大辰之西光芒東及天漢

申須

魯大夫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

今火尚伏火出乃布散為災

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
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
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

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大辰大火 陳大皞之虛也 大皞居陳大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 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

虛也故為帝邱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 水火之牡也 水

火 雖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來年大火出見之月周五月也

明年夏五月

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

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庭氏之庫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于其處作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

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婁

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冬

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一月蔡侯卒二十一

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
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叔孫婁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陽不克莫陽氣不克而
其然不同將積聚也秋八月大雩旱也左傳

師已

師已者亦魯大夫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師已曰

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鵒之公出辱之

鸚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鵒跣跣公在乾侯徵

褰與襦鸚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名

宋定公名鸚鵒鸚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鵒來巢其將

及乎左傳

公為 公果 公賁 公行

汪錡附

公為公果公賁公衍皆昭公之子也公為是為務人禮記

作禹人公為公衍之生也其母偕出將產出就外室公衍先生公

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
以告公為乃反為兄季公亥者季孫意如之庶叔父也
公亥怨意如欲去季氏獻弓于公為與之出射于外而
謀之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
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
見公亦不怒公為又使言公又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
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遂自言昭公二十五年
九月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賜公

衍羔裘使獻龍輔

名玉

于齊侯公衍遂以羔裘繼入之齊

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于得陽穀而思于魯乃曰務人為
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

衍為大子

左傳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郎公為遇負杖入保者息
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
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

重同

汪錡往皆死馬

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記檀弓

家臣傳

匡句須

匡句須者施孝叔

惠公五世孫

家臣齊鮑國去鮑氏而來為

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與匡句須邑使為宰匡句須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

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左傳

杜洩

杜洩者叔孫氏宰叔孫穆伯寵豎牛牛間其二子孟丙仲壬叔孫殺孟逐仲于齊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且不食叔孫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

又何去焉

杜預注言求食可得無為去牛設辭也愚謂求豎牛而至今何去乎憤辭也

叔孫

不食三日卒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孫帶與南

遺

季氏家臣

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適季孫謀去中軍豎

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既毀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

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杜洩將以路莖

天子所賜路車

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

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鄉無路介鄉

亞鄉也

以葬不亦左

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

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叔仲帶謂季孫曰

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者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御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

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左傳

正常 公肩假

正常者季桓子之寵臣也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肥康子名

季

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

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

退哀公使共劉

魯大夫

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

正常不反

左傳

又有公肩假者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

機封之

謂以機巧封之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碑形天子之制楹形諸侯之制

般爾以人之母嘗

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謂不得嘗巧于汝病

乎噫弗果從記檀弓

申豐 公孫朝

申豐者季氏屬大夫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紇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
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
具敝車而行乃止已而臧武仲為立之臧氏由是得罪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陸朝覲而出之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

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黑牡黑性秬黑黍司寒主冥也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水皆與焉

食肉之祿謂在朝治事就官食者

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

而藏之

享司寒

獻羔而啟之

春分獻羔祭韭

公始用之火出而畢

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

虞官

取之縣人

遂屬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
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雷不發而

震電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二十

三年我伐邾故晉人執叔孫昭子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不欲以貨免見之而不使出已而晉人歸叔孫季平子

既遜昭公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

女賈

亦季氏臣
女音汝

以貨適齊賂梁邱據據說止齊侯使公

子鉏帥師從公伐魯公孫朝者孟氏成邑大夫謂平子
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
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
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衆言恐使魯知成降齊
偽伐之以壓衆心魯成備而後告曰不
勝衆不能降也齊師遂無功公竟不得入左傳

謝息 公歛陽

謝息者孟僖子家臣昭公七年僖子從公如楚晉人來

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成孟氏邑
本杞田

謝息為孟孫守不

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又有公斂陽者字處父亦孟氏家臣為成宰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

桓子公歛陽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

待之

墮毀其軍而設伏

公歛陽曰虎不圖禍而必死季氏臣苦

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

敗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

而殺之戒都車

都邑之兵車

曰癸巳至公歛陽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陽曰然則亂也必及于

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及期事覺季桓子奔孟

氏陽虎劫公與武叔

叔孫州仇

以伐孟氏陽帥成人自上東

門人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
陽請退之孟孫弗許陽虎入譙陽關以叛十二年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
成陽謂孟孫曰墮成齊師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圍成弗克

左傳

論曰杜洩正常犯難守正有遺直之風焉詩曰剛亦不
吐家臣之賤能禦剛矣而孺子之死正常適速之告而

奔衛免身而已申豐狗主以私吠非其主者歟

尚史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三十四

列傳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鐸撰

叛臣傳 豎牛 南蒯

豎牛者庚宗婦人之子也初叔孫穆子去叔孫氏以辟
僑如之難也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
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
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獬喙號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

魯人召叔孫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

女生曰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

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則曰唯皆召其徒使視

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齊公孫明知叔孫于齊叔

孫歸未逆國姜孟仲母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

昭公四年叔孫田于邱猶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

強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為孟丙鐘為孟丙鑄鐘曰爾未際未與

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

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即國姜客謂

明公孫叔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

與仲壬盟不可仲壬與公御菜書觀于公

私遊觀于公宮

公與

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壬牛許而不召豎牛曰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

个東西廂

而退牛弗進則

置虛命徹叔孫絕食三日卒牛立昭子

叔孫
媯

而相之公

使杜洩

叔孫
氏宰

葬叔孫牛賂叔仲昭子

叔仲
帶

與南遺使惡

杜洩于季孫而去之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

遺使國人助豎牛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

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丙仲壬之子殺

諸塞闕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
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南遺者季氏費邑宰襄
公七年季氏城費南遺之請也其子南蒯亦為費邑宰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慙曰吾出季氏而
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公子慙許之南
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
昭公十二年慙告公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怒還及衛聞亂亦奔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

焉季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

魯大夫

曰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

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

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南蒯之將叛也其

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恤恤憂患

湫愁隘陴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

患危之貌

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其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二人南蒯

家臣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

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十四年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

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

君謂季氏

畏子以及

令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
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之南蒯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

老祁慮癸來歸費南蒯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

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

齊大夫

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

大焉

左傳

陽虎

仲梁懷
林楚附

陽虎季氏家臣季平子逐昭公公處于鄆昭公二十七

年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公敗公徒于且知定公五年

季平子行東野還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懷弗

與曰改步改玉

昭公之出季孫珮璆璠祭宗廟令
定公立復臣位改步亦改玉也

仲梁

懷者亦季氏之家臣也陽虎欲逐之秋九月陽虎囚季

桓子及公父文伯

即公父歌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

何藐

季氏族

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

文伯及秦遄皆奔齊

遄平子姑婿

六年公侵鄭往不假道于

衛及還陽虎欲怒衛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

豚澤衛侯怒使追之公叔發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君姑待之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

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

獻子

士鞅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范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秋八月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

之衢七年齊人歸鄆及陽闕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伐

我陽虎將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

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公斂

陽

孟氏臣

苦夷

季氏臣

力爭之虎懼乃還季寤

季桓子弟

公鉏極

公彌首孫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叔孫氏庶子

無

寵于叔孫氏叔仲志

叔仲帶之孫

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

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
更孟氏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孟氏
聞之選園人之壯者三百人偽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于門
外以備之及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之虎從弟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覺之咋謂林楚曰暫咋
也而先昏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
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

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林楚怒馬及
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

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叔孫州仇

以伐孟氏公斂陽帥成人與

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

寶者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寶玉者封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舍于五父之衢寢而

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
暇追余徒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
弗許陽虎入於謹陽闕以叛

公羊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
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鏹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
於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
陽虎之出也御之于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
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
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
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

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
得國而已如大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
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淮南子
陽虎為亂魯君令人閉門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又
重罪圍三卒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曰天下
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
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

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
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
使有司拘之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闕陽虎使焚萊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即鮑國齊大夫諫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

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鋏其軸麻約而歸之刻

軸以麻約縛之使易毀折以絕追者載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寢于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

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及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

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

南荀罃士吉射作亂伐晉侯不克出奔朝歌齊人輸范

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趙鞅禦之過于戚陽虎曰吾車

少以兵車之旆

旆先驅車也

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左傳

韓非子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
姦而試之逐於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
之左右曰虎善竊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虎務取之
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虎不敢為非善事簡主興
主之強幾至于霸

公山不狃

侯犯

駟赤

公孫宿

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費邑宰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
虎將以與璠斂仲梁懷

亦季氏臣

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

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季
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逆勞于郊季桓子敬之勞仲梁
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逐也

秋九月

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十二年墮三都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仲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

二子魯大夫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不狃及輒奔齊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

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
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吳子問于不狃對曰魯雖
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
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

人或有因于吳竟而田焉者拘鄫人之澠管者曰何故使

吾水滋

滋濁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不狃

遂卒於齊侯犯者叔孫氏之邱馬正初叔孫成子

即叔孫不

敢欲立武叔

即叔孫仇

公若藐

叔孫氏之族

固諫曰不可成子

立之而卒公南

亦叔孫家臣

使賊射藐不能殺使藐為邱宰

使侯犯殺藐又弗能武叔之圉人曰吾以劍過朝藐必

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未

偽為

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授之

則可殺也使如之藐曰爾欲吳王我乎

遂殺藐侯犯以不能殺藐也以邠叛定公十年武叔及懿子圍邠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邠弗克叔孫謂邠工師駟赤曰邠非唯叔孫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于邠中曰侯犯將以邠易於齊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

郈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
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犯曰諾乃多舍甲而
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
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偽將射之
犯止之曰謀免我于是犯請行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
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
有物物識也言有識別也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

止而納魯人犯奔齊亦卒于齊公孫宿者即公孫成爲

孟氏成邑宰初孟孺子洩

即孟武伯

將圍馬于成宿不受曰

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

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

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請聽命共使弗許不敢歸成

哀公十五

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成冬及齊平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

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子贛又說陳成子即陳恒成子歸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羸

左傳

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論曰吾聞黃蘗不同器同為家臣而有林楚駟赤二子之臭與蘗別矣昭子誅牛見褒君子不然寧風之棘若林如庚宗之豎何

逆臣傳 公子翬

公子翬字羽父魯大夫隱公四年秋諸侯從州吁之請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敗鄭徒兵而還十年夏五月翬不待公命先會齊人鄭人伐宋十一年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

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

鍾巫之神

齊于社

圃館于寯氏

魯大夫

翬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

氏有死者桓公三年翬如齊逆女

左傳

後事不載莫知其卒年

公子慶父

公子慶父

即共仲

桓公子莊公庶兄莊公二年慶父帥師

伐于餘邱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慶父請伐齊

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脩德以待時乎三十二年莊公薨子般即位子般者孟氏之子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犂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犂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至是慶父使圉人犂弑子般

公羊傳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之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慶父懼如齊齊人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
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二年八月慶父使卜
齋弒閔公公子友以僖公適邾慶父既殺般又殺閔公
國人不與出奔莒公子友乃入立僖公以賂求慶父子
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貸不許哭而往慶父曰

奚斯

即公之子魚之聲也乃縊

左傳

公羊傳慶父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不納
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不可于

是抗輶經而死

公子遂

公孫歸父
仲嬰齊附

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公孫敖之從父
昆弟也為魯卿僖公二十六年遂及臧孫辰如楚乞師
以伐齊宋以其不臣也二十七年遂帥師入杞二十八
年遂如齊聘三十年遂如京師因如晉三十一年晉分
曹田以賜我遂如晉拜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秋遂
帥師復伐邾文公二年十二月遂如齊納幣聘出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
卷三十一

五

六年遂如晉葬晉襄公初公孫敖為遂聘莒女七年敖如莒蒞盟且為遂逆見女美自娶之遂請攻敖叔仲彭生平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及敖卒喪至自齊遂欲勿哭彭生復說之遂乃帥兄弟以哭之八年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會伊雒之戎將伐我遂因會之盟於暴九年楚伐鄭遂會諸侯之大夫救鄭十一年遂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

十二年秦使

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遂辭玉術不可三辭卒致之

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賂之子叔姬者

魯女也妃齊昭公生子舍昭公卒舍即位齊公子商人

弑舍而自立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即子叔姬于齊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十四年冬單伯如齊

請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既而歸之十六年公有疾使

遂及齊侯盟于鄆邱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遂請盟六

月盟于穀冬十月遂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

食魯之麥言齊將伐魯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

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十八年二月文公薨子惡即位時齊惠公立遂及叔孫得臣如齊賀且拜葬初文公二妃敬嬴生子倭敬嬴嬖而私事遂倭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叔仲彭生不可遂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遂弑惡及其母弟視及叔仲彭生而立倭是為宣公宣公元年遂如齊逆女三月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拜成八年遂如齊至黃疾作而復卒于垂謚曰襄仲子二公孫歸父

仲嬰齊公孫歸父字子家宣公十年歸父如齊葬齊惠
公秋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冬如齊伐邾故十一年歸父
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
十八年歸父以其父遂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
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介副使也既復命

袒括髮

袒衣以麻約髮
從初喪之服

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公羊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
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
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
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
公幼臧宣公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
昔者叔仲惠伯子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
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子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
還自晉至櫪聞君薨家遣殯惟哭君成踊反會于介

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
後之注臧宣公即臧孫許

魯使其弟嬰齊紹其後為仲氏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

左傳

論曰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羽父之謂乎州吁
請伐鄭以除宋惡羽父固請而會之陰助逆焉兆無君
矣息姑姑息釋將不誅伐宋猶肆專而竊氏遂肆逆吁
隱實縱之羽父何誅焉叔牙飲酖僅以存後慶父賊二

君顧不斬孟氏之祀下刑上服上刑下服失輕重與

魯夫人傳

孟子 聲子

隱母

仲子

惠公夫人桓母

文姜

桓公夫人莊母

孟子惠公元妃子姓宋女也先惠公薨聲子蓋孟子之

姪娣惠公次妃隱公母隱公三年薨諡曰聲仲子亦惠

公夫人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

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二年薨

左傳

文姜桓公夫人齊僖公之女莊公之母也桓公三年文

姜至自齊六年子同生

同莊公名

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

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

卜士妻為乳母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

及文姜如齊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責文姜莊公元年三月

文姜孫于齊尋復還魯二年文姜會齊侯于禚四年享

齊侯于祝邱五年文姜如齊師六年齊人來歸衛寶文

欽定四庫全書

姜請之也十年文姜會齊侯于防冬又會于穀十五年
文姜如齊十九年文姜如莒二十一年七月薨

左傳

謚曰文

哀姜

莊夫人

叔姜

閔母

孟任

子般母

成風

魯母

哀姜莊公夫人齊女莊公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八月

夫人姜氏入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禮小君至大夫執贄

以見宗婦不同贄也孟任黨氏女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

之闕不從公公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三

十二年公薨子般立慶父賊子般閔公啟方立閔公哀
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立二年慶父又弑之
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
哀姜懼討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屍歸僖公
請而葬之成風風氏須句之女僖公之母也公子友之
生也桓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為公室
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成風聞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遇

弑友立僖公僖公二十一年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成
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
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

須句司大皞
與有濟之祀

明年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文公四年薨

左傳

諡曰成

聲姜

僖夫人
文公母

出姜

文夫人
子惡母

敬嬴

宣公
母

聲姜

公羊作
聖姜

僖公夫人文公之母也僖公十一年公及

聲姜會齊侯于陽穀十七年我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

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
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聲姜薨毀泉臺

左傳

諡曰聲

出姜文公夫人文公四年逆姜氏于齊九年春出姜如
齊歸寧也出姜生子惡及視惡立為大子文公二妃敬

嬴者

公教並作熊氏諡曰頃熊

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宣公

長又屬諸遂遂欲立之十八年文公薨大子惡立冬十
月遂弑惡及視而立宣公出姜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

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八年嬴氏薨

左傳

諡曰敬

穆姜

宣夫人

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穆姜至自齊十八年公薨子成公立成公九年伯姬歸于宋

穆姜女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行父賦韓奕之

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

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秋諸侯會于沙隨謀伐鄭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七月公會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僑如又譖季孟于晉晉遂不見公執季孫行父于莒邱冬十月晉赦行父許魯平僑如奔齊于是穆姜徙居東宮襄公九年薨于東宮穆姜始往

而筮之也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蓋五爻皆變惟二不變是謂隨

也隨其出也君

謂穆姜

必速出姜曰亡

猶無也

是于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婦人卑于丈夫故曰下位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姤

姤淫也

不可為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

齊姜

成夫人

定姒

襄公母

敬歸

襄公妾子野母

齊歸

昭公母

齊姜成公夫人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

齊姜至自齊襄公二年薨謚曰齊定姒者成公妾襄公

之母姒氏杞女也襄公四年薨謚曰定

左傳

公羊作

君定弋注

定弋莒女

敬歸襄公妾齊歸敬歸之娣歸姓胡女也敬歸生子野

齊歸生子稠襄公三十一年公薨立子野過毀而卒立

子稠是爲昭公昭公十一年齊歸薨謚曰齊

左傳

孟子

昭夫
人

定姒

定夫
人

公子荆母

哀公
妾

悼公

母哀公

妾

孟子昭公夫人吳女諱同姓故曰子若宋女然哀公十

二年薨

左傳

定姒定公夫人哀公母姒氏祀女定公十五年薨

左傳

公子荆母哀公之妾也荆母嬖哀公二十四年將以為

夫人使宗人冢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

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惠孝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惡之

左傳

悼公母哀公之妾也死哀公為之齊哀有若曰為妾齊哀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記檀弓

列女傳 施氏婦

施氏婦者齊管子奚之女也母叔盼妻叔盼妻不聘無媒

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公孫嬰齊而出之嫁于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嬰齊嬰齊以其外弟為大夫嫁

其外妹于施孝叔

惠公五世孫

晉卻擘來聘求婦于嬰齊嬰

齊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左傳

敬姜

敬姜公父穆伯妻文伯歆之母也公父歆飲南宮說

孟懿

子弟酒以露睹父

魯大夫

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

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
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
之五日大夫辭而復之

列女傳敬姜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歸敬
姜見其友降階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敬姜

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絳絕左右顧無可使
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王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
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
三握髮所執費而見于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
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已
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子年少而位卑所與
遊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謝罪擇嚴師友
而事之所與遊者皆黃耄倪齒文伯引衽攘卷而親

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輻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彊故輻可以為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為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梱也梱可以為大行人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為關內之侯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為內史服重任行達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為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為

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歌嘗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歌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

大夫稱主懼于季孫季康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

妻亦如之

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

韋昭注大采五采少采三采也朝日與三公

朝日與三公

朝日與三公

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
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
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
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
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
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
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

統所以
縣瑱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

紼結纓之無綫者 紼冕上之覆也 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

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令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不淫矣季康子肥敬姜之從孫敬姜如季

氏肥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肥辭
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
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
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
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及肥如敬姜闔門與之
言闔關也皆不踰闔敬姜祭悼子穆伯父季孫紇肥與焉酢不受
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不受不親受不繹不與繹也繹不盡飫則退

仲尼聞之以為別于男女之禮矣季康子肥嘗問曰主
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肥曰雖然
肥願有聞于主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于舅姑謂
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也其欲室歟也饗其宗老而
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魯樂師聞之
曰善哉男人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
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

室歌以詠之度于法矣

國語

歎卒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也夫

記檀弓

檀弓又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國語歎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

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恹膺無憂容有降服無
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
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
德也孔叢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
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子
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
者二人焉若此于長者薄于婦人厚也韓詩外傳畧
同

于是朝哭穆伯而莫哭歌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國語

季孫肥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于斯命撤之

記檀弓

漆室女

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婦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女曰吾憂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丈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子所

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踐吾葵使我終歲
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溺流而
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君老
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三
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鬥婦人轉輸不得休息

列女

傳

韓詩外傳魯監門女嬰績中夜而泣其偶曰何泣也
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之嬰曰昔宋之桓司馬得
罪于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葵是歲吾園人
亡利之半越王攻吳魯往獻女吾娣與焉兄往視之
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
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不肖好兵吾畏弟三人能無
憂乎

尚史卷三十四